



## 梧林的财富轨迹

许谋清

“南洋钱，唐山福。”这是华侨早期的财富理念和归属意识。

下南洋只是出门挣钱，根在故土，根在唐山，家在唐山，父母在唐山，甚至要回唐山娶亲，把自己的小家也筑巢在唐山，犹如我们国内说的两地分居，强调牵挂的力度。如果人一时回不来，用公鸡代替，让公鸡替他在唐山结亲，以慰双亲。如果挣了钱，首先要回唐山建业，一定要在生身的村子盖房子，光宗耀祖的色彩尤其浓烈。这种观念刻骨铭心，“清明不归无祖，年兜(除夕)不归无某(妻子)。”达到“咬牙切齿”的地步。

下南洋，是穷人下南洋，像改革开放后外省人到沿海各省市打工，做生意是少数人挣到钱，少数人先富起来，慢慢才把生意做大。当然，还有是躲避战乱跑壮丁，跑壮丁的也是穷人。所以，一开始都可以说是生离死别。有的人把孩子送出去，都没能等到孩子回来。去番，可以挣大钱，这是后来的事，是一些人在异国他乡闯荡出来以后的事。

各种历史原因叠加，侨乡产生一种特殊的人物——番客婢。男人在国外挣了钱，回来娶亲，留在国内。晋江人要多子多孙，夫妻异国，交通不便，成一种悖逆。下南洋一开始就是去搏命，下刀山入火海。单枪匹马，势孤力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所以梧林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抱养的孩子多，当然抱养的都是男孩，还有，不是只抱养一个，是抱养多个，加上亲生的，一家子兄弟五六个，十来个。梧林的华侨子弟，一半以上是抱养的。老人临终，让儿子多抱养孩子，越多越好。只要事业成功都成大家族。

闽南话，“信”叫“批”，还有一种说法，带钱的信叫“批”，也叫“银信”。当时，华侨寄信多带钱。一般说，两头都不认字，大部分都是托人写信，不会表达。有这样一种职业，街上摆一张小方桌，一位眼镜先生坐在那里，替人写番批。写几句套话，重要的是要办什么事，需要多少钱。都不认字，连代写侨批的人识字也不多，有一位老番客干脆说，需要的钱少，“钱”字写小一点；需要的钱多，“钱”字写大一点。晋江是侨乡，几乎家家有人下南洋，盼侨批，是当时一种心态。心有灵犀的人也就从这里找到一种商机。

侨批，简单、直白、公开，可一封封侨批都保留在柜子里，抽屉里，情感在侨批纸的空白里，在存放的时光里。钱，太实际，但是连接的是建业，是婚嫁、做寿、成人束发舞象、抓周、满月、出生十四日、出生三日……让人想起盘担、嫁妆、喜宴、一家家送的红鸡蛋、乳房形的糖包满月圆，是一个家族的生生不息，也是一部华侨史活生生的文字记忆。

1938年，蔡成垵的儿子蔡顺意在梧林建侨批馆。据说，他在厦门、台湾建了同款侨批馆。他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梧林小村和厦门、台湾并列在一起，等于在一个领域里为梧林筑起一座通向外边世界的“高架桥”。假如这件事做成，梧林将不再是梧林。但是，日本攻打福建，厦门沦陷，蔡顺意的计划搁浅了。

侨批馆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拐点，是小农意识向商业意识的转化。我们说梧林是“农村包围农村”，是因为它没有路，侨批馆是一条商业通道。遗憾的是它战争又把即将打开的通道堵死了。

晋江在20世纪20—30年代拆宽安海街，建灵水街、英墩街、龙湖中山街、龙湖福林“回”字形街市，以及多处建侨批馆，是下南洋的一次反哺，遗憾的是历史断裂了。

粘良图、林铅海《梧林故事》里讲了两个番客婢的故事，一个叫吴笑治，一个叫黄枳。吴笑治的男人叫蔡怀长，黄枳的男人叫蔡怀程。蔡怀长蔡怀程是亲兄弟，吴笑治黄枳是妯娌。她俩和睦相处，这没问题，但她们是完全不一样的番客婢，吴笑治是富贵人家的女儿，裹过小脚，后来放开了，但她以至就歪，有点好吃懒做，有时还招呼几个闺蜜，喝点小酒，“嫁翁吃翁”，是典型的靠侨批生活的番客婢。黄枳娘家穷苦，保持本色。1975年中菲建交。1976年，她俩终于结束“番客婢”的命运，两个人都办了护照，去了菲律宾。因为忙，男人没到机场接她们，她们找到厂子却找不到她们的男人。吴笑治一声“阿长”的呼唤，回头的是扛着一大麻袋谷满面粉的人。那天晚上，男人们为她们接风。平时很少喝酒的蔡怀长举起酒杯敬妻子：“你们远途前来辛苦了，我敬你一杯！”吴笑治哽咽着说：“不喝，我不喝了。”蔡怀长以为她旅途劳顿不舒服。她却说不是。从“不喝酒的黄枳举起酒杯说：“二嫂，今天高兴，我陪你喝一杯！”吴笑治摆着手，坚决不肯喝。从此，她果然脱胎换骨，戒了烟酒，也戒掉了奢侈习气，与黄枳一起勤劳理家务，成了人尽称赞的贤妻良母。

像吴笑治这样的侨属在侨乡形成一个阶层，她们不下地干活，就靠侨批活着。于是，有一个在内地不可能出现的人物在梧林出现了，他叫蔡成耀。蔡成耀三个哥哥在菲律宾，他是老小。父母舍不得让他远离，就把他留在身边。他识文断字，是乡侨务委员，又是上郭乡的会计，有经营头脑。他根据这些番客婢家里有缝纫机又都善于针黹的特点，帮她们组织了侨属缝纫组，又进而办了抽纱厂，再办草帽厂。他通过菲律宾宾同乡会捐资在梧林建了电厂，有了电，又办面粉厂。他并没有享受特殊待遇，就这样带着这个特殊人群度过20世纪50、60、70年代。很有些改革开放的雏形，但梧林大小，是农村包围中的农村，它没有被推广，也没有被扼杀。

梧林没有路，可华侨多，梧林一直在寻找别人没走过的路。梧林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蔡煌仪说，梧林有侨这条通道，从外边拿原料，组织手工织毛衣，生意很好做。后来做大了，梧林就不行了啦。改革开放伊始，梧林很快就办起了晋江第一家服装厂。但是，这家服装厂却很快就破产了。别人还没走厂，梧林就办了厂，给别人办了厂，为什么原来走在前边的梧林就破产了呢？梧林的侨批馆失于天时，梧林企业在改革伊始失于地利，这次选择修复梧林传统村落，拆迁改造成功，则可以说得于人和。



梧林侨批馆 陈巧玲 摄

## 脸谱



初中时的我，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内向男孩。黝黑、木讷，像只缩在壳里的丑小鸭，总是安静地待在班级的角落。那时班上有不少来自镇区的同学，他们伶牙俐齿，性格活泼，常拿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打趣。而我，就像被一层透明的薄膜紧紧包裹，怯生生的，不敢抬头，更不敢与人目光相接。若不是遇见了足球，若不是遇见了许老师，我或许会在那样的沉默与自卑中越陷越深。

许老师是我们的足球启蒙教练。听说他年轻时曾是省足球队的“闪电侠”前锋，在赛场上风驰电掣，如一道踪影。只可惜，一场伤病终止了他的职业梦想。后来，他来到我们养正中学做了体育老师。人生海海，上帝为他关上了一扇门，他却以教师的身份为我们推开了一扇窗。

第一次看他展示足球技艺的那个下午，感觉整个操场都安静了。他站在三十米开外，抬脚长传，足球像懂听话似的，稳稳落在队友脚下；面对高球，他纵身鱼跃冲顶，动作干净利落；左右脚轮番颠球时，那球仿佛黏在他脚背，迟迟不落。那一刻，黑白相间的足球，仿佛被施了魔法。

那时，中考不考体育，教室里也没有每天骑着电瓶车在几栋旧楼之间穿行，抄水电表电、查消防通道、处理报修单，是我的日常。这活儿琐碎，不起眼，久了却发现，我们管的不只是房子，更是住在房子里的人。尤其是那些老人。我们小区不少是农民工家庭咬牙买下的“安家房”。后来，子女外出打工，房子便留给了老人和孩子。每到放学，校车一停，门口便涌出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而接他们的，清一色是老人——白发的奶奶、拄拐的爷爷，眼神浑浊却步履匆匆的外公外婆。

公司最近要求一个月内完成全楼栋住户走访，登记信息，了解需求。起初，我以为只是走个过场，直到真正推开一扇扇门，才明白，门后藏着的是另一重人生。开门的大多是老人。他们动作迟缓，眼神警惕，第一反应竟是紧张：“是不是孩子又乱扔垃圾了？还是电动车停得不对？”我连忙摆手：“不是不是，就是来登记信息，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他们仍不放松，像一堵久经风雨的墙，表面沉默，内里早已布满裂痕。

王大爷七十一岁，半边身子僵硬，耳朵几乎听不见，却每天开着一辆锈迹斑斑的三轮车，接送十岁的孙子上下学。有次暴雨，车翻进水沟，祖孙俩浑身泥水爬出来。我问他为什么不让孩子坐公交。他苦笑：“现在人贩子多，孩子要是丢了，我怎么跟儿子交代？”

他儿子在厦门打工，一年没啥事也就春节回来，只留一部旧手机联系。可孩子整天抱着手机打游戏，奶奶管不住，也不看不懂。提起妈妈，孩子突然低头，一滴眼泪砸在桌面上——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走访中，我发现隔壁栋603的“五爷”也每天接送孙子。我便提议两家结伴，天气不好时一起走。问题解决了，可我心里却沉甸甸的：为什么接送

## 我的足球启蒙教练

黄旭升

有空调。闽南的夏日，太阳毒辣，地面烫得能烙饼。可我们对足球的热情，却比烈日更炽烈。在那个尊师重教的年代，老师被尊称为“先生”。许老师没有太多行政杂务牵绊，只是纯粹地传道、授业、解惑。他从最基础的传接球开始教，一遍遍地示范，一遍遍地纠正，从不心急。后来，课程渐渐丰富起来：两人对踢如何控力，二过一怎样把握时机，甚至带我们玩“老鹰捉小鸡”足球游戏——一人作“老鹰”抢球，其他同学连成“长龙”护球。我们在玩中学，在学中玩。足球意识在一次次传球中悄然觉醒；技术能力，在彼此指点中默默成长。

不知不觉间，班里的足球好手越来越多，年级中也涌现出不少“小球星”。青春的骨子里总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从班际友谊赛，到自发组织的挑战赛，踢球的气氛越来越浓。许老师见状，就利用每周两次的体育课，联合年级老师办起了足球联赛。

那简直是我们所有男生的节日：会踢的，在场上拼命奔跑；替补的，在场边摩拳擦掌；就连从不碰球的同学，也摇着自制小旗呐喊助威。女生们也被感染了，有的帮忙递水，有的齐声“加油”。班级的凝聚力就在这一次次的奔跑与呼喊中悄然生长。

如今回想，教育的意义也许正是如此：多年之后，知识或许模糊，但那种精神、那种态度，却早已沉淀进骨血里。



孩子，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的“任务”？还有一位李爷爷，曾是民办教师，教了一辈子数学。我问他不能辅导作业。他挺直腰板：“能！”语气里透着骄傲。可他住的屋子堆满杂物，两个儿子在外打工，留下一个孙女由他和老伴拉扯。我去时，留下孩子在床上写作文，字歪歪扭扭的，标点全是句号。我试着教他。这学期她进步很大，进步很大……”他不求累，也不求人，只是固执地维护着那份属于长辈的尊严。

许老师没有高深理论，但他用最朴实的话语，最认真的示范，还有脸上始终挂着的笑容，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佩服他的技术，更信服他的为人。

从1976年到2015年，许老师在养正中学默默耕耘近四十载。他带出的校队踢遍晋江，冲出泉州，连女足都拿过省赛亚军。那时的晋江、石狮，足球氛围远不如现在这般浓厚。很多学校连像样的球场都没有，更别说专业教练。许老师就像一粒种子，在这片土地上悄悄播下足球的希望。他的学生一代传一代，让这份热爱生根发芽。

那时的养正中学足球场是对外开放的。每到傍晚，那块略显简陋的土场，就成了足球爱好者的乐园。毕业的学长回来了，校内的学生涌来了，大家混编成队，不分长幼，不论辈分，只凭一颗爱踢球的心。人多的时候，场上挤得穿校都难。可也正是这样的环境，练就了我们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的盘带水平。偶尔发生碰撞冲突，几句玩笑话也就消散了。一笑之后，继续并肩奔跑。

是足球，让我们懂得了何谓规则，学会了怎样友好相处，更明白了团结的真正含义。这些藏在踢球过程中的道理，成了我们日后走向社会的重要基石。

许老师，不仅是养正足球的奠基人，更是晋江校园足球的开拓者。如今我早已离开校园，可每当看见足球，总会想起那个带我们在阳光下奔跑的先生，想起那段被足球照亮的青春。



藤根

东北的秋天来得干脆利落，夜风已带着飒爽的清。站在校园里那棵不知名的树下，看着巴掌大的叶片在风中摇曳出金黄的光芒，内心涌起万千感触。前方忙于完成校园报到各个环节的女儿，仿佛怀揣了一只雀跃的兔子。长到十九岁，她的脚步从未曾离开过晋江这片被海风浸润的土地，如今却一脚跨进北方，连空气中那干燥的气息都散发着“冒险”的新奇。

在哈尔滨的两天，与女儿漫步在中央大街，品尝着东北大锅炖的独特风味，共同感受东北不一样的城市文化。她双眼中洋溢着自由的欢快，兴奋地说：“妈妈，我喜欢这个地方。”

最初的日子，女儿被“新鲜”感包围得满满当当。她在校食堂的窗口前仔细研究着各式各样的菜肴，频频点起外卖，眉飞色舞向我描述不同菜色的独特味道。即便是校门口卖烤鸡翅的小摊，她都觉得比家乡的更有韵味。每次给我打电话时，她的声音里都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妈，这儿的生活真是太巴适了。美食完全对胃口，感觉特别有意思。”

我抚额轻笑，心里却并没有把这“吃”当回事。然而，随着深秋寒风的逐渐侵袭，她的“有意思”逐渐变了味。女儿开始怀念家乡的空气，那总是带着海的咸湿气息，即便是台风天，也夹杂着草木的生机。

半个月转瞬即逝。女儿的美食清单换了一轮又一轮，从风味独特的酸菜白肉到香气四溢的小鸡炖蘑菇，每道菜皆韵味鲜美、口感绝佳。直至她在微信上发来“我想念拳头母，我想念润饼卷，我想念土笋冻，我想念鱼丸，我想念芋圆，我想念瘦肉汤，我想念面线糊，我想念牛肉羹，我想念龙虾蒸粉丝，我想念煎螃蟹，我想念白焯大虾，我想念鲍鱼煲，我想念家里的酒席，我想念甜汤……对了，我是福建晋江的！”

这长长的一条信息，我想那一刻她才恍然发觉自己始终感觉舌尖上似有的某种缺失吧！她已然深切地想念起深沪的拳头母与鱼丸在锅中随着翻滚的汤水此起彼伏的样子，拳头母入口Q弹且滋味醇厚，鱼丸咬开时鲜美的汁水瞬间溢出；还有那薄如蝉翼的润饼卷，裹着胡萝卜丝、海蛎、肉燥等食材，每一口都是碱水与鲜蔬的完美融合，仿佛一场舌尖上的盛宴……这些都是回到外婆家时，舌尖上所铭记的“灵魂”味道。想念起安海的土笋冻，口感冰凉嫩滑，蘸上独具特色的蒜香蘸酱，尽显海边小城独有的“清凉”韵味；想念起龙湖的芋圆与瘦肉汤，芋圆在花生碎的搅拌下软糯且富有嚼劲，瘦肉汤鲜美回甘……

看完信息，我不禁眼眶泛红。原来，女儿所思念的并非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那些被她视作“日常”的家乡风味。至此，我才懂乡愁并非仅仅是“举头望明月”的伤感，也可以是舌尖上的一场“旧梦”。以前，我总认为“乡愁”与美食无关，那是老一辈人的执念，是诗词中的抽象符号。现在才发现，我与女儿都一样，即便身处千里之外，也会想念那些曾被我们忽略的家常菜。原来，那些充满烟火气的家乡滋味，是连接我们与家乡最为炽热、最为紧密的纽带。

她不再跟家里描述“这儿有多新奇”，而是直接发图片给我，展示她“终于吃到闽南菜了”：白粥搭配着“画马石”油香干香鱼罐头，尽显朴实的“家乡味”。我意识到女儿的这场远行，让她发现了深植于骨子里的根。她这一代，生长在交通便利、信息通达的时代，对“故乡”的边界是十分模糊的。然而当味蕾被远方的水土“撞击”时，那些潜藏在食物中的乡愁，便会猝不及防地涌现。这份乡愁，虽无关对人的牵挂，却比牵挂更为绵长。那些她曾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在离家后，竟成了魂牵梦萦的念想。

## 感悟



## 用好零碎时间

严峥

一天24个小时，一年365天，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零碎的时间很宝贵，但也最容易丢弃。是把零碎时间利用起来，还是白白浪费呢，取决于我们个人。

我记得陆放翁有两句诗，“呼童不应自生火，待饭未来还读书。”这句诗给我的印象很深。“待饭未来”的时候是最难熬的，用以读书岂不甚妙？我们的时间往往于不知不觉中被荒废掉，例如，外出开会或者旅行时随手放本书在包里，等动车飞机时就可以翻翻。

清晰地记得读小学时的暑假，煤炉上正熬煮着降暑的绿豆汤。妈妈说她去午休一会儿，嘱咐我看管。我觉得傻傻地等着绿豆熟挺浪费时间，就拿了一本课外书在煤炉旁的小凳子上坐着翻看。墙壁上的时钟走了几格，锅里的绿豆慢慢地裂开，绿豆熟了，我也看了几页书，两全其美，这应该是我最早利用零碎时间的一件事。

上半生，我们忙于工作忙于家庭，每天像陀螺连轴转，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恨不能长绳系日。一天劳累下来，由于苦于没有时间阅读，所以我经常利用一些零碎时间阅读。忙碌一天的临睡前，是我使用较多的阅读时间。这个时段周遭安静，专注阅读能让我疲惫的身心刹那放松下来。开始是翻看长篇中篇小说，后来发现看书时间既零碎又短暂，看看停停，故事情节无法连贯，慢慢地改为看篇幅短小精悍的散文和杂文。

现代人朝九晚五久坐不动，又加上空调的“袭击”。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小毛病。利用零碎时间锻炼身体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利用工作间隙、通勤等零碎时间锻炼。它确实有用，能有效改善健康指标，尤其适合忙碌人群。比如，去银行排队时，可在原地踮脚尖；有时可以弃电梯，故意走走楼梯；不着急时到不太远的地方办事，走路去办，回程时打的或者骑共享单车……有一次，我开车去动车站接一位朋友。我心想，不如提前半小时到达动车站，在动车站的广场散步。广场两旁种了许多植物，夕阳下绿色的叶片像裹上一层金边，熠熠生辉，散发出浓郁的生命力。我绕着广场走了几圈，就如在公园散步一样洒脱。

人生在世，过一天少一天，时间就像指缝的沙粒一直在流逝，所以我们要珍惜时间，用好零碎时间。比如，在地铁候车时，可以规定自己在车来之前记住广告牌上的几个电话和地址。第二天，看看是否全记住了。这种方法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不仅可以提高记忆力，还可以防止大脑老化。

总之，说这么多，无非就是告诉大家，可以利用日常生活中的零碎时间来多多阅读，并进行身体和大脑的锻炼，从而达到丰富知识、保持健康的目的。